



李立民 / 著

岁月留痕

SHUIYUELIUHEN



华龄出版社

岁月留痕

李立民 著

华龄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正刚

装帧设计：晓黎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岁月留痕/李立民著. —北京：华龄出版社，2001.7

(黑土地文学丛书/谢中天主编)

ISBN 7-80082-952-9

I . 岁 … II . 李 … III . ①纪实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②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③特写（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 I 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27558 号

书 名：岁月留痕

作 者：李立民 著

出版发行：华龄出版社（北京西城区西什库大街甲 10 号，
邮编：100034）

印 刷：哈尔滨工业大学印刷厂

版 次：2001 年 7 月第 1 版 200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50 × 1168 1/32 印张：10.75

字 数：280 千字 印数：2000 册

定 价：80 元（全 6 册）



作者简介

李立民，1949年出生于哈尔滨市。1968年随知青潮上山下乡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师二十团（现八五二农场），务农、烧砖坯、搞基建、在机务排开拖拉机。1971年返城，当过石油化验员。1987年毕业于哈尔滨教育学院中文系。自1984年从事编辑、记者工作，十几年来，编辑工作之余致力于报告文学和人物通讯写作，其中多篇获奖。曾主编出版《共和国脊梁》报告文学丛书1-9卷、《松涛奏鸣曲》、《散文式新闻》、《爆炸性新闻》、《山林趣事》等书籍。曾任《退休生活》杂志社编辑、记者，现任编辑部主任、副编审，是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

根植于黑土地 (代序)

中 天

去岁金秋，借去红兴隆农场局采访的机会，立民说，她想回八五二农场看一看。

1968年，作为哈尔滨知青，她怀着“广阔天地炼红心”的抱负，随着那股势不可挡的知青潮来到八五二农场一分场七队，一个由老铁道兵开创出来的生产连队。她先是在基建排，后又被分配在机务排，成为一名时尚的女拖拉机手，斯时一十九岁，豆蔻年华。

弹指间30多个春秋过去，她也从一个青春少女出落成一位成熟的知识女性。这其中的苦辣酸甜，奋斗历程，只有她自己才能体味。但她始终没有忘记八五二，这是她走向社会的第一个驿站。那些善良的老铁道兵，淳朴的师傅，厚道的乡亲，以及小道、炊烟、野花、禽鸣，曾几回回走入她的梦乡，也曾陪伴着她去学习，去写作、去奋斗。

那天，当我们在一分场场长的陪同下，驱车驶上通往七队的沙石路时，立民默默地凝视着窗外，任凭清风掀起额前缕缕发丝，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路两边的庄稼，看着前方杨树林掩映的生产队，两眼有些湿润了。我知道，她的内心正奔涌着感情的激流。

正是秋忙季节，她的师傅、师娘、师兄弟、生产队长等人都撂下活计，在队部门口等候她。她急火火地跑下车，握着一位朴素的满脸堆笑的老者的手，不停地摇着。这是范道增，她的师傅，立民曾在他家的小屋里寄宿过。还有外号叫“饲养员”的孙仰源，立民的又一位师傅，看着立民只是笑。许多认识的不认识

的乡亲也都围上来……。傍晚，一分场领导在蛤蟆通水库招待我们，立民直嘀咕，没有在连队待够，晚上要回她的那个小屋住一宿。无奈，我们只得分手，一路去雁窝岛，而她又回了她的七连。

第二天下午到连队接她时，场长拉着我的手说：“李大姐对北大荒真有感情啊，昨晚，我被感动得流泪了。”原来，听说立民要第二次返回连队，队长便用大喇叭通知了全队。立民下车时，鼓乐齐鸣，喇叭声声，男女老少扭着大秧歌，把她团团围住，唱着、跳着、扭着，她双手合一，不停地向大家施礼。其情其景其场面着实令人激动不已。

我蓦然豁朗，立民之所以能够在不惑之年，以一种不服输的劲头笔耕不辍，大器晚成，其根其源其本其力，不正是来自于这黑土地吗？她从这里吸吮着北大荒精神的乳汁，像大力神安泰吸吮大地母亲之精华一样，有着使不完的力量，去坚韧不拔地开创人生的道路。

今天，我翻看着立民的这本《岁月留痕》，自然而然地想起她“回家”的那一幕。

岁月留痕，她的第一行脚印，就是从那个岁月、那片土地上迈开的啊！

立民曾和我说过，她非常喜欢文学。命运使然，她当上了职业编辑，如今是副编审。在“为他人做嫁衣裳”的岗位上，她属于默默无闻、乐于奉献的那一种。接触她的作者，都感到她亲切，平易近人，为别人修改稿件，既尽心尽力，又使作者乐于接受。编辑之余，她便拿起笔来，写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爬格子是个苦差事，需要凝神苦思，需要煞心血。她偏偏有这么个韧劲和犟劲，越是大块文章，她越敢啃；越是怕劳神伤身，她越能点灯熬油。据说，在机耕队时，住在老范师傅那只有4平方米的小屋里，她就是有名的“夜猫子”，常常一看书就到凌晨，后来伏案写作也常至东方破晓。这样，便有个意外的收获：得了失眠

症。她也不在乎，失眠，好嘛，能多写一会儿呢！

这些年，她的作品多以报告文学、通讯、散文、杂文等体裁为主。透过字里行间，你能够体会到，她的作品有一种大家气质，结构严谨，语言质朴，读来象一位知己与你促膝谈心，使你不知不觉进入她的心境。

所谓大家气质，是作者的人品性格所决定的，文如其人。立民为人处事，有男人的性格和胸怀，不愿戚戚于小事，计较分毫；写出的字，笔体很硬，连自己的名字也男性化；做出的文章，立意、结构、语言都是阴柔不足，阳刚有余。这真是上帝的错误，给了她一个女儿身。

在这本作品集里，你可以处处体味到她的阳刚之气。如《红旗渠——三千里丰碑》，开头便是“噫吁唏，危乎高哉！仰视刀劈斧削摄人心魄的巍巍太行能不惊叹？壮哉，红旗渠！伟哉，林县人！目睹红旗渠穿峡越谷自山下蜿蜒至太行山巅这一人间奇迹能不慨叹？”气势磅礴，高山流水。这哪里能看出文章语言出自纤弱女子之手？她的许多文章标题，也同样很有气势，如：《毛主席挥毫十三陵》、《英灵长留天地间》、《属牛的厂长》、《“亚洲王”之剑》、《会挽雕弓如满月》等等。

注重作品的结构即谋篇布局，是立民作品的又一大特点。她继承传统文学结构的手法，加以创新，让故事情节由浅入深，由表及里地层层展开，读起来层层递进，步步深入，有滋有味，引人入胜。她又常常以情节线为“经”，以刻画人物性格为“纬”，经纬相交，组成一篇文章的新座标。偶尔，她也采用辐射式的手法，即通过人物的某个“点”，或某个事件，表达多条线索或多条情节的人或事，但她注意让读者能读懂，决不去凭作者主观臆断而乱“辐射”，让读者不知道你写什么。她摈弃那种看似前卫但读者不买帐的意识流之类的结构手法，扎实实地去谋篇布局，这实在很难得。

语言质朴、细腻且具幽默感，是这本集子的另一特色。诚实

文学，是用质朴的语言来表达的。时下，许多舞文弄墨者，喜堆砌漂亮词汇，故弄玄虚，文不加点，省去许多符号，被认为新潮，但“下里巴人”却如读天书。立民以为这是对文学的亵渎，是不负责任。她的语言，很少有华丽的词藻，大多是通俗易读，老百姓的嗑儿，读来亲切动听，间或，掺和一点幽默语言，象一碗淳汤里放些“三沫”佐料，煞是开胃。如：《生命的北极》中，写中国第一个进入北极圈的高时澍教授，现今86岁，讲学之余，喜用放大镜看地图上的北极圈。她写道：“偶有闲暇，高老最大的乐趣，便是拿着放大镜，在地图上寻找北极圈，寻找他用青春、热情、知识和智慧留下的一个又一个坐标点……”，用放大镜寻找“青春、热情”，有幽默感又在情理之中，使人浮想联翩。又比如，《为年轻一生喝彩》一文中写道：“八十岁，还不像熟过劲儿的西瓜一样——萎了？”“直到有一回观看老干部艺术团的演出，那气氛出乎意料的热烈火爆，充满生机和活力。其中一位73岁老人的表演，令全场观众为之击节……”“就在那一刻，我眼前的每一位老人忽然都变得年轻起来。我吃惊地发现，人原来是可以年轻一生的！”“象西瓜一样——萎了”语言幽默生动，反衬出当代老年人不仅没有“萎”，反而越活越年轻。这类质朴加幽默的语言，在这本集子里处处可见。

立民文章结集，作为第一读者，挚友，我由衷地感到高兴。人的一生很短暂，能做成一二件事就不容易了。她又是一个淡泊功利，恬淡自适的人，愿意由着自个儿的性子去做自个儿喜欢做的事，并且真的做出了成绩，可喜可贺。很希望她继续“由着自个儿性子”去静观默察，熟悉生活，然后夜不能寐，挥就新的华章。我相信她有这份能力和自信，因为她的创作之根扎在黑土地，有了这旷达雄厚的底蕴，她能够伴着晓月明灯写出人间的挚爱真情来。

目 录

代序	1
采访录	
红旗渠——三千里丰碑	3
英灵长留天地间	13
红飘带上一颗星	19
白山黑水话征尘	26
在领袖身边的日子	32
毛主席挥毫十三陵	37
傣族人民的好儿子召存信	41
刻好自己的一笔一画	45
乡梓版图上永固的桥	49
可敬的“老蒋头儿”	55
生命的北极	59
英雄的第一任教师	63
他们永远是最可爱的人	69
共同的勋章	74
人民好公仆张鸣岐的双亲	79
留住历史的辉煌	83
大庆英雄谱	89
闪光的汗滴	95
第二青春圆舞曲	99
老苗的嗜好	104
走近蔡玉珍	107
爱，是不灭的星辰	110

宝塔山下话忠诚	113
生，生在母亲怀抱里	116
春色满园关不住	120
老柏摇新翠	125
深深的足迹	128
落红更护花	132
不是轻舟更扬帆	135
载得几多情	138
这儿就是岗位	142

随感录

永远的乡愁	147
为年轻一生喝彩	163
从郑保罗搓澡说起	165
懂点儿加减法	167
这一方天地也风流	169

风采录

如椽画笔一更新	173
属牛的厂长	183
众里寻它千百度	196
夕阳不逊朝晖	211
吹尽狂沙始到金	224
“半壁江山”创业人	237
托起广厦千万间	250
攀高不言倦	264
“亚洲王”之剑	273
向着太阳起飞	286
脚印深深深几许	301
会挽雕弓如满月	311
大鹏一日同风起	324
桑榆为霞尚满天	332

第一辑

采访录

理想是人类心灵深处最壮丽的殿堂；信念则是攀向这座殿堂的坚韧的阶梯。

红旗渠——三千里丰碑

你见过太行山吗？它在地球上屹立了亿万斯年，无数次的地壳运动，无数次的山崩地坼，无数次的日锤月锻，无数次的雨蚀风化，坚韧、坚毅、坚强、坚定，这就是太行山的性格，这也是世世代代与太行同在的林县人的脾气。

——林县作家崔复生
《太行石头颂》

噫吁唏，危乎高哉！仰视刀劈斧削摄人心魄的巍巍太行能不惊叹？

壮哉，红旗渠！伟哉，林县人！目睹红旗渠穿峡越谷自山下蜿蜒至太行山巅这一人间奇迹能不慨叹？

共和国五十华诞前夕，我们从北国边陲一路风尘步履匆匆奔向太行山，拜谒红旗渠——中华民族的又一个图腾。

林县人千百年的痛苦期盼：水啊，水……

蓝色玉带般的红旗渠作导游，陪伴我们登太行山。

群山拥抱着我们，身旁一渠甘泉，脚下良田万顷，仿佛有一个声音从山石，从水底，从大地穿越时空隐隐传来：水啊，水……。这是千百年林县人痛苦的呻吟和期盼。

大自然以其鬼斧神工，把高峰突兀的太行山支脉林虑山横亘在这个晋、冀、豫三省交界“一鸡鸣三省”的所在，它因山得名隆虑县，几经沿革更名为林县，1994年设立林州市。

位于太行山东麓的林县境内山峦起伏，沟壑纵横，土薄石厚，大小山岭绵连环接，最高处海拔1500米余，全县1771个自然村多数分布在深山峡谷，墙尖沟边。历史上这是个山穷、地穷、人穷的贫瘠山区，而这些个“穷”字皆源于水穷。唯一流经林县的漳河却被峡谷陡壁阻隔，这里便有了“守着漳河种旱地”之说。

“明正统元年，大旱”；

“明万历十五年春，地震一日三次，夏大旱，秋无禾，冬饥，人相食”；

“清光绪二年至四年，自二年以来岁已不丰，三年春日无雨，麦未种。四年春始雨谷禾方生。受饥，人相食，人之死者，大约十分有七矣”；

“林县每遇干旱，河干井涸，地裂禾焦，颗粒无收，饿殍遍野，惨不忍睹”；

……，……

翻开林县史志，这样的记载触目皆是，从明初到民国九年的500年间，发生严重灾害20多次，形成人吃人的有5次。1942年的严重旱灾，夏秋两季绝收，加之日寇扫荡，国民党抢掠，老百姓撸树叶、扒树皮、挖草根充饥，最后竟然吃起白甘土。这一年全县外出逃荒一万多户，饿死1650人。

饱受缺水之苦的林县人盼水盼穿双眼，许多村名冠以“水”，张家井，李家池，洪河，柳泉……，连给孩子起名都带上个水

字，水旺，水生，来水；水莲，水英，水娥。

水贵如油使林县人惜水如命。许多村民平时很少洗脸洗衣服，只有在过年过节时才洗，即使是洗脸也是全家用一个盆，只舀一点儿水，洗了大人洗孩子，洗罢全家的脏水澄清了留作下次再用。刷锅洗碗水也是上顿用了下顿用，今天用了明天用，直到用成了浆糊状才肯让牲口喝掉；有的农户连晚上积的尿都舍不得泼掉，还要用它洗一遍衣服。因为缺水，卫生条件差，地方病、传染病经常发生，而因抢水引起的殴斗事件更是司空见惯。

全县 550 个行政村，就有 305 个村人畜吃水困难，有的跑 4 公里、5 公里或更远的路去取水。

桑耳庄村三百多户人家长年到七八里外的黄崖泉担水吃，时有跌死跌伤的。有个叫侯雪子的村民，每取水恐怕路上有人讨水喝，把树叶子和土撒在水桶里。

有一年大旱，泉水只有香头那么粗细，远道来担水的人排成长龙。老长工桑林茂，大年三十起五更爬上黄崖泉，想趁早挑水好过年。一直排到天黑，总算接满一担水。刚过门儿的媳妇摸黑出村迎公爹。由于天黑路陡，又是小脚，接过担子没走几步就被石头绊倒，一担水洒个精光，儿媳妇又气又急又羞又愧，回家悬梁自尽了。

水啊，水——

干旱缺水像一把刀子架在林县人民的脖子上。

与命运抗争：林县人个个是开山的铁锤凿洞的钢钎

1959 年大旱，受灾严重的硯花水村全大队平均亩产二两八钱！老百姓抱头痛哭。县委书记杨贵掉着眼泪动情地对常委们说：“水是林县的一切，只要在林县这块地界上干事，就得为父老乡亲们彻底解决缺水的问题，否则我们就不是共产党人！”

第二天，县委机关里空了，县委班子率 20 人分三路给群众找水源去了。

经攀崖越涧行程 40 公里的踏查，一个伟大的划时代的决策诞生了；引漳入林！

如今已经 74 岁高龄，当年的县委书记处书记、引漳入林总指挥部政委李运保，在接受我们的采访时，回忆起他代表县委和总指挥部向全县人民宣读《引漳入林动员令》，还清楚记得其中鼓励全县人民的话：“为了党的事业，为了子孙万代的幸福，为了彻底改变林县面貌，为了 1960 年工农业全面丰收，发扬我们光荣的伟大的历史传统，而勇往直前吧！”当时的情景，至今谈起来老人仍激动不已。

动员誓师大会后，群众欣喜若狂，像当年跟战斗在太行山的邓小平、刘伯承出征一样紧张地忙碌起来。分配给东下洹大队的民工数是 250 人，报名的一下子就超过了 600 人，六十多岁的社员赵连生坚决地说：我就是把这截身子化了，也要变成一截渠道！”为了争出征第一名，不少人听罢动员令不到一个时辰就赶到县城大门口，坐等天亮。

这一天，林县人已经等了太久，太久。

1960 年 2 月 11 日，是个永远刻在林县人民心中的日子。

天刚刚放亮，林县沸腾了！红旗猎猎，队伍浩浩，夫妻并肩，父子同行，几代人汇集而成的数十万修渠大军向太行山进发！林县人开始了与命运的抗争。

一路上，孩子们把热乎乎的茶水递到勇士们手中。一位女青年接过水一饮而尽后，豪迈地说：“今天喝你一碗水，来日还你一条河！”一句话，队伍里爆发出一阵掌声。

那是共和国极端艰难的年代。林县的干部们说：战死是良将，坐死非好官；林县的群众说：宁愿苦干不愿苦熬，苦干有时日苦熬没尽头；林县的党团员们说：山不低头心不死，水不听用誓不休。

数万人涌上山，天气寒冷，住，成了问题。搭席棚、打土窑，睡石庵、石洞，有的干脆垫把草睡在山崖下。被子湿得不能挨身，半夜醒来，一睁眼，看到满天星斗，原来席棚顶早被风刮跑了。

粮食少得可怜，真是食不果腹。把采来的漾桃叶、杏叶、槐叶、桑叶和各种野菜用开水煮了，压出去苦水，放到蒸笼上摊开，撒上玉米面、红薯面和从南方求援购来的木薯面搅拌，蒸熟

了分着吃。就这，还得做重活吃“优”一点，做轻活吃次一点，雨天休息喝稀一点。县领导一律和群众一样过瓜、菜、代（代食品）的艰难生活，险活累活走在前头，没有一丝一毫特殊。

山因渠成画，渠因山为诗。

红旗渠引我们拾阶而上，山太行山作证，向世人讲述着林县人气吞山河、移山劈岭重新安排山河的英雄气概和一个个令人为之震撼的生命升华的故事。

就是在这里，渠首截流。

河水两边让大坝堵住，挤在仅有 10 米宽的低谷中，奔腾咆哮，成为引漳河的头一难关。四十多名青年跳进冰凉的急流，臂挽臂，肩并肩组成人墙，任激流打着旋狂暴的冲击！80 个民工在大风大雪中忍着双手震裂的疼痛，争分夺秒锻出 3 万块石头，使漳河水按照林县人的意志，流进了红旗渠渠源隧洞。

红旗渠经过的这个地段叫石子山。

“石子山，鬼门关，腰系白云峰触天。大风呼呼绕山转，飞沙走石往下翻。猴子不敢上，禽鸟也难沾。风沙弥漫漳河岸，尘烟滚滚把路拦。吼声震得山谷响，登山好比上青天。”

从这首民谣可见石子山山势的险恶。共青团员原文才带头把鸡蛋粗的绳子捆在身上，一步一步地往前挪，其他人紧跟在后，抡锤打钎打炮眼，坚持轮班苦战 10 个昼夜，装进 2125 公斤炸药，把个石子山扔进了山谷。

来青年洞看看吧，到过这里才懂得“青年”的含义。

青年洞进口左侧为一条深沟，西崖壁陡峭，呈“弓”形，人称“小鬼脸”，是个艰险工段。横水公社组织 320 名青年施工。共产党员、突击队长郭福贵，带着两个青年炮手，腰系绳索，像壁虎一样贴在悬崖上抡锤打钎放炮。他鼓励大家：“为了修成红旗渠，即便在这里牺牲了，比泰山还重。等大渠修成了，咱们在这里立上一块石碑，让后代知道，他们的前辈是英雄好汉。”他七次负伤，始终坚持在工地，他的威名在工地广为传颂。

石头坚硬如钢，一锤下去一个白点，一部钻机，只钻了 0.3 米深，就毁掉 40 余个钻头，全靠人工一锤一钎强打硬攻。正值严冬，缺粮少菜。勇士们上山采野菜，下漳河捞河草吃，很多人